

第三章 班級經營影響 因素－學校組織特性

第一節 教室的封閉性與 自主性

教室的獨特性影響教師注重其專業自主性。Bidwell(1965)認為，教室的功能性和時間性分化使得教師強調自身的自主性。因為工作關係，每個老師獨立負責一個教室；因為課程設計及同事間同時進行教學之故，使得教師重視每日教學中的自主意識。學校系統事實上是具有結構鬆散 (structural loose) 的特徵。這種鬆散特質允許教師擁有合理的部份自由空間，免於受到正式的組織規則和學校結構所加諸的限制，在此自由空間內教師得以維持其專業地位和自主性。

事實上，組織的物理空間不但將教師隔離而且也建立一套具有特定社會關係的社會體系。Lortie曾言：「自足式的教室 (self-contained) 不僅是一個物理實體，也是一個社會體系，具有一套共時且持續的社會關係。理解到這樣的安排，教師能免於即時性的督導，行政人員和同事也不會侵入教室的私人

空間。」這樣的生態情境構成一個行為規範——老師在教室中的教學不應受到行政人員、同事和家長等的干擾(Lortie 1964：274-5)。

在我們所觀察的學校中，二位教師都認為學校行政人員大多不會進入教室干預教師的教學活動。有關事情多半是利用行政週會、朝會時間宣佈。即使對班級經營有任何意見或批評時，也不會當面告知，而是透過學年主任轉答。研究者在某一次觀察中發現，行政人員巡堂時，恰巧從教室旁走過，遇到該班教師不在場而學生秩序很亂時，就站靠於窗戶邊問學生老師的去處，交待班長管理秩序，並沒有直接進入教室處理學生吵鬧的事情。

至於老師間的交流更是不多。雖然教室彼此緊鄰，但是老師們很少有時間或是利用機會相互交流、溝通意見。下課時或是下午時間教師寧可坐在自己的教室內批改作業、整理資料、看報或休息。遇到臨時突發的事情經常利用學生傳遞紙條，穿梭於各班傳達訊息，老師不會主動碰面或聚會。因此，教師們只有利用二天一次的朝會和每個月固定一次的學年會議才有時間相互交流和對話。但是，談話內容又集中於行政事務上，針對教學問題、班級經營等問題，則沒有教師談起。

訪員：一般而言，教師之間有沒有交流的機會或時間？據

我觀察，似乎大家都在教室裡，如果有什麼事情，就叫學生用紙條傳達告知而已。

甲師：沒有，大家很少交往，我跟她們也都不熟。下課只有十分鐘，我們大多留在教室批改作業、休息或者處理一些行政事務、學生問題等。我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而且比較自由。

訪員：同學年的老師有沒有交流？

甲師：很少，除非是開會的時候。我們去開會時，因為同年級的坐在一起，所以在開會之前或之後的時間，才會利用時間有一點交流。其次，利用學年會議的時候，學年會議也是在分配學校交辦的行政業務，如運動會的表演節目、科展活動，文化走廊的設計等。有關課程或教學的問題則甚少提出來討論，即使有時在走廊碰面也只是處理雜事，像測驗卷、辦理自強活動等。

另外，教室也是家長的禁地。即使家長熱心願意擔任義工媽媽，為老師分擔教學工作，但老師通常不願意接受，希望家長僅協助學校的行政工作-如導護媽媽。甲老師曾提到：

甲師：有一位廖同學的媽媽，某一天下午來告訴我，她怕小孩子不專心，太頑皮。她告訴我，如果忙不過來，她願意到教室來幫忙。我告訴她，我是有這樣的構想，請那些學有專長的家長，利用早自修或某些時段來幫忙上

課。不過那個家長說類似義工媽媽的方式，等於一個教室有二個人在管。我則說，義工媽媽應該在學校的圖書館幫忙，登記借書或交通指揮，沒有到教室來幫忙的。我告訴她，一方面不曉得學校同意不同意這種方式，另一面我覺得，兩個人對事情的處理方式多少會有出入，一有出入，會造成學生不知如何適從或做某種比較。我不希望教室有二種不同的制度出現。我沒有碰過這種情形，而且，這是我的班，我不想有人進入。

訪員：學校部分是否有家長擔任義工媽媽？

甲師：有，但是很少，主要是學校學生的導護。

除了甲老師外，乙老師更是明確的表達出，家長不應進入教室影響教室的活動。

訪員：是否有家長自願提出要到班上當義工？

乙師：好像沒有。如果家長提出這樣的建議，我也不願意，因為教室內大部份的事，家長也幫不上忙，相反地，會帶來很多礙手礙腳的地方。像學校秋季旅行有些老師會請家長幫忙，但我從不會讓家長到學校來當義工。